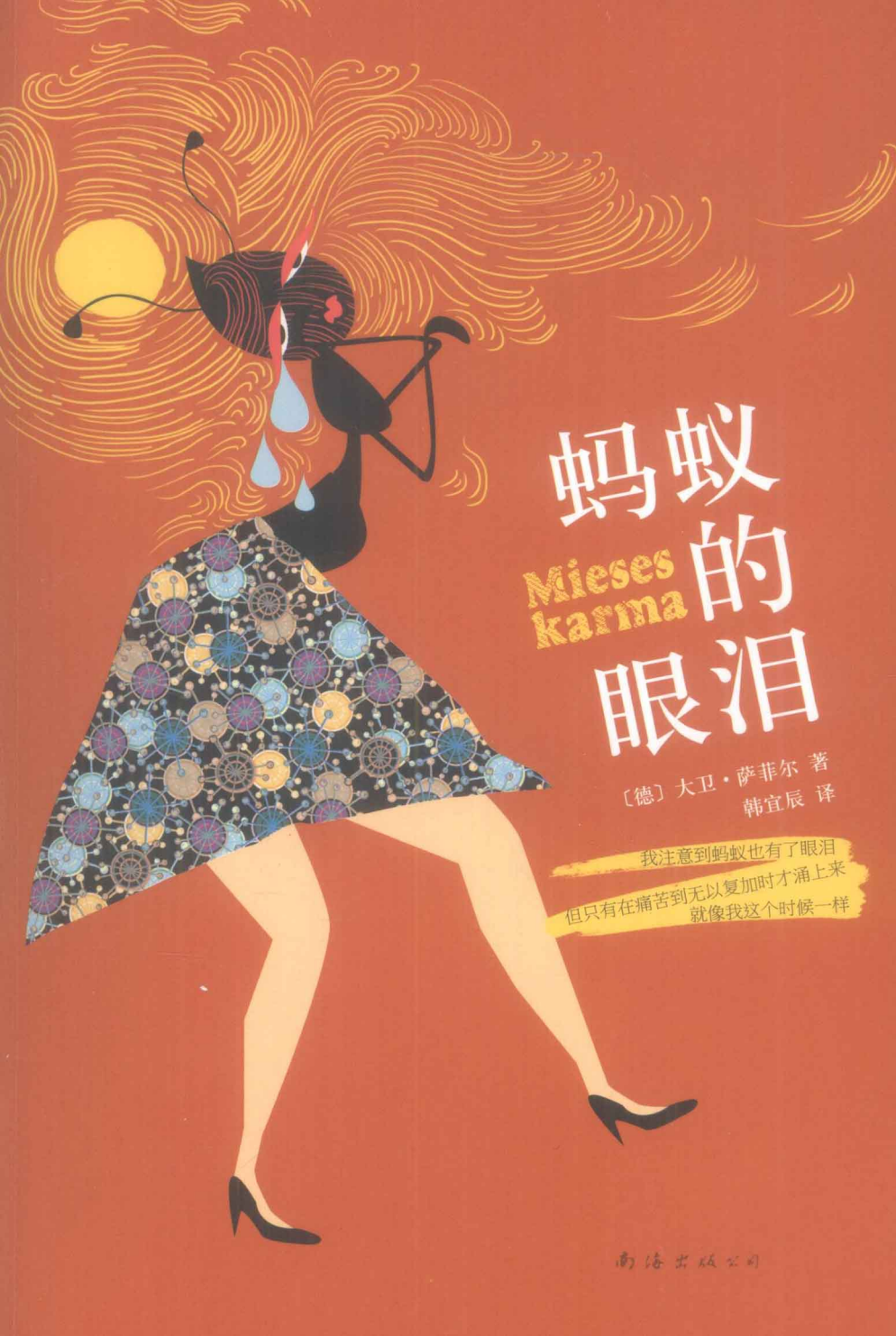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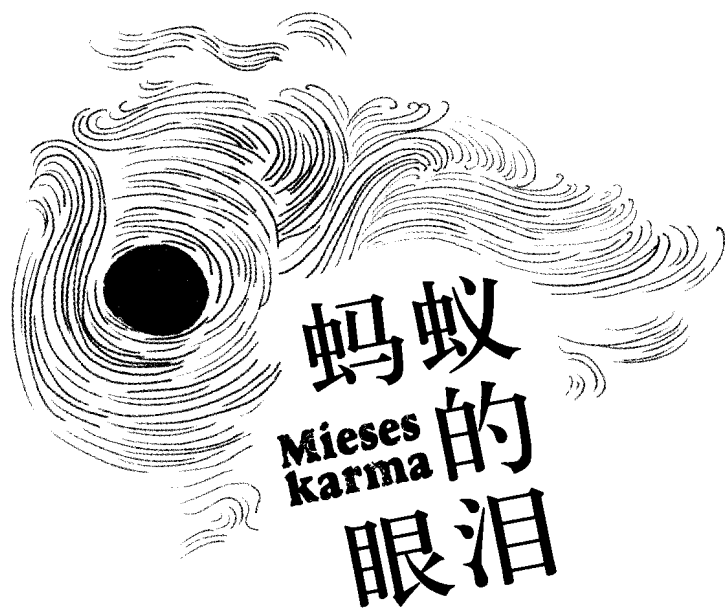


蚂蚁的眼泪

Mises karma

〔德〕大卫·萨菲尔 著
韩宜辰 译

我注意到蚂蚁也有了眼泪
但只有在痛苦到无以复加时才涌上来
就像我这个时候一样



蚂蚁的眼泪

Mises karma

〔德〕大卫·萨菲尔 著
韩宜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蚂蚁的眼泪/〔德〕萨菲尔著; 韩宜辰译. —海

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8

ISBN 978-7-5442-5884-5

I. ①蚂… II. ①萨…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87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88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MIESES KARMA by David Safier

Copyright © 2007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蚂蚁的眼泪

〔德〕大卫·萨菲尔 著

韩宜辰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特邀编辑 吴春艳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84-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献给玛丽安、班、丹尼尔，
你们所在之处，就是我的极乐世界

我死去的那天实在不怎么愉快。不只是因为 I 死了，说得更确切一点，死顶多只能挤上我当天惨事排行榜的第六名。第五名是，那一刻，莉莉睡眼惺忪地望着我，问：“妈妈，你为什么要出门？今天是我生日呢！”

针对这个问题，当时闪过我脑海的答案是：“如果我五年前就知道你的生日会在德国电视奖颁奖典礼这天，我肯定用剖腹产的办法让你提前一天出来！”但我只是柔声告诉她：“小宝贝，对不起哦。”莉莉咬着身上那件印有红发小精灵普姆克图案的睡衣衣袖，我不敢多看她难过的模样，便迅速说出那个能让每个伤心的孩子立即绽放笑颜的神奇咒语：“想不想看生日礼物是什么呀？”

生日礼物，其实连我都还没见过呢。东西是艾力克去买的，我在剪辑室的工作一直太忙，好几个月没出去血拼了。但我倒

也不怎么想，因为对我来说，世上没几件事比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超市排队上更叫人受不了。至于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诸如华服、美鞋、化妆品之类，我不必出门买。身为“金·朗尔”——德国首屈一指的电视台里最重要的政论节目主持人，这些东西全有厂商赞助。《Gala》杂志说我是名副其实的“三十几岁女性中最懂得穿衣打扮的人”，另一份大众报纸则比较惹人厌，竟形容我为“稍显丰腴且深发色，但大腿显然过胖”——我跟这家报社有过非常不愉快的合作，只因为我不让他们刊出我家人的照片。

“美丽的小公主想看她的生日礼物呢。”我扯开嗓门喊，院子里随即传来应答：“那美丽的小公主可要走出房间啊！”我牵起兴奋难耐的女儿，说：“先把拖鞋穿上。”

“我才不穿拖鞋。”莉莉不高兴地说。

“会感冒的！”我出言警告。但她只回我一句：“我昨天也没穿拖鞋，还不是没感冒？”

就算我对莉莉这种自成一格的儿童逻辑想出了有理的抗辩，也来不及了，她早已光着脚丫跑进闪着清晨露珠的院子。

无暇辩驳，我只好一面跟上，一面做了个深呼吸。空气里飘着“春天就要来临”的气息，我惊喜而又自豪，第一千次为自己有能力让女儿住在波茨坦市这么一栋庭院宽敞的房子里感到欣幸。我是在柏林的市民住宅中长大的，那种房子所谓的“庭院”只放得下三个园艺箱，箱子里除了天竺葵、三色堇，还有

一堆烟头。

艾力克在亲手制作的天竺鼠笼子旁等着莉莉。三十三岁的他依旧帅气逼人，有如年轻版的布拉德·皮特，而且眼睛比布拉德的眯眯眼有神。要是我们俩之间的相处还算过得去，我肯定融化在他俊俏的外表之下，可惜目前我们相敬如宾，感情平淡得就像解体前的苏联，未来的展望也与之相差不远。

艾力克无法接受跟一个女强人结婚的事实，我也难以适应跟一个成天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夫共同生活。他日渐消沉，因为每天都得听游乐场上的主妇说“哎呀好哦，一个大男人不去赚钱，反倒在照看小孩呢”。

于是我跟他之间的对话经常以“你的工作比我们的生活还重要”开始，以“金！你敢摔盘子！”结束。

以前，至少还有床头吵架床尾和这回事，现在可是连续三个月没有床上运动了。今非昔比，曾经我们每天都有不同体验，从普普通通到精彩难忘，都对我意义非凡，因为只有艾力克能唤起我内心的欢畅和激情，他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感受。

“小美人，这个就是送给你的礼物。”艾力克面带微笑，指着笼子里那只唧唧叫着的天竺鼠。莉莉惊喜地大喊：“天竺鼠！”我则惊骇地在脑子里替她补上：“还是一只怀孕的天竺鼠！”

趁莉莉开心望着新宠物之时，我托住艾力克的肩膀，把他拉到一旁。

“这只东西就快‘增产报国’了嘛。”我对他说。

“才不是，它只是有一点胖。”他安慰我。

“你在哪里买的？”

“非营利动物农场。”他的语气十分不耐烦。

“为什么不去宠物店买？”

“因为那里的动物就跟你们电视台的那些人一样，全是疯子。”

砰！这话就是用来伤人的，而且真的刺伤了我。我吸了口气，看了看时钟，压低声音说：“连三十秒都不到。”

“什么‘连三十秒都不到’？”艾力克恼怒地问。

“你跟我说话连三十秒都不到，就开始责怪我今天要去参加颁奖典礼。”

“金，我没责怪你，我只是质疑你做事情的优先排序。”他回嘴。

我已经满腔怒火。原本还希望他跟我一起去呢。这本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刻，作为老公他就应该陪伴在我身边才对！但我也不能质疑他的优先选择，因为那里面一定包含了“给莉莉安排生日派对”。

我只能气急败坏地说：“这只蠢天竺鼠明明就怀孕了！”

“那你去给它验孕啊！”他冷冷地回应，然后走向笼子。我愤愤地干瞪着他，见他抓出那只天竺鼠，放进正开心得不得了莉莉怀里。

父女俩拿蒲公英喂着天竺鼠，我则被晾在一旁。就某种程

度而言，这个局外人的角色就快成为我在这个三人小家庭里默认为的，实在不太妙。

身陷局外人位置的我，不禁想起当年的验孕经历。那时，月经迟迟不来，我以非常人的忍耐功夫故意置之不理长达六天。第七天一大早，我嘴里叨念着“妈的、妈的、妈的”，冲进药店买了一支验孕棒又冲回家，结果因为太紧张而失手把验孕棒掉进了马桶。接着我再度冲进药店，重新买了一支冲回家，然后在棒子上尿尿，接下来我得等一分钟。

那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一分钟。

对我来说，看牙医的一分钟已经够久，看民俗歌谣节目的一分钟更久，但等待一支可恶的验孕棒到底会不会出现第二条线的那一分钟更是艰难的耐心考验。而最艰难的是看到那第二条线出现……

我考虑过堕胎，但实在无法承受这个后果。我最要好的朋友妮娜曾跟我同游意大利，之后她就做出这种迫不得已的事，并为此深受折磨，那年她才十九岁。我则从头到尾都很清楚，即便我在谈话节目里显得很强悍，但是面对这种良心谴责，我绝对没办法像妮娜应付得那么好。

接下来是令我惶惶不安的九个月：在我惊慌之时，艾力克对我百般呵护，他因这孩子的到来高兴不已。但不知怎的，怀孕却让我恼怒不堪，觉得自己更像个不称职的孕妇。

整个孕程对我而言出奇抽象。我看了B超照片，也感受到

肚皮上的胎动，却只有极少片刻因为体会到有个小人儿在我体内生长而喜悦。大多时候我忙着跟害喜和不良情绪奋战，还忙着参加让人“感受你的子宫”的准妈妈课程。

产前六周，我开始在家休假。躺在沙发上，我从此明白“鲸鱼搁浅”是什么滋味。日子很难消磨，而羊水破了的那一刻，要不是我正好在超市的收银台前排队，说不定会觉得心头一轻。

我遵照医生针对这种状况的指示，立刻在冰冷的地板上躺下。围观的顾客则议论纷纷：

“那不是主持人金·朗尔吗？”

“管他呢，只要他们加开一个收银柜台就好。”

“幸好要把那块脏地板擦干净的不是我。”

救护车在四十三分钟以后才到，在这段时间里我签了几次名，还不得不向收银小姐申明她对男主播的印象是错误的。（“不是每个男主播都是同志”。）

进了产房，我便展开一场长达二十五小时的战斗。助产士在一次次难以忍受的阵痛间隙不断鼓励我：“要乐观。张开双臂迎接疼痛！”我则在痛苦的迷茫中想着：“要是我能撑过去，我就要你好看，你这猪头！”

我以为我会死。如果没有艾力克的抚慰，我可能根本撑不过去。他一再对我说，语气一次比一次坚定：“我在你身边。一直都在！”我握紧他的手，紧到他的手在几个星期后都痛得不能动弹。（几名护士事后偷偷跟我说她们常为陪产的男士打分，

以此衡量他们有多体贴。艾力克得到极优的 9.7，而平均分数只有 2.73。）

在我万分痛苦之后，医生把刚通过产道而被挤得皱巴巴的小莉莉放在我的肚子上时，我完全忘记了疼痛。由于医生还在做一些伤口处理，我没办法看到她，但我感觉得到她那柔软发皱的皮肤。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刻……

五年过去了，自家院子里，莉莉就站在我面前，我却无法同她一起庆生，因为我必须去科隆参加颁奖典礼。

我咽了咽口水，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向莉莉，她正在给天竺鼠取名字。（“要叫它皮皮还是噗噗？还是芭芭拉？”）我亲了她一下，说好明天一整天都陪她玩。

艾力克鄙夷地说：“如果你得了奖，那明天一整天都要接受采访。”

“那我就星期一再陪莉莉。”我苦恼地还击。

“你星期一要开评论例会。”艾力克反驳。

“我可以略过不开。”

“不太可能吧。”他一脸讥讽之色。见到他这模样，我恨不得把一管炸药塞进他嘴里。然而他还在火上浇油：“你就是没时间陪小孩。”

听到这话的莉莉，露出悲哀的眼神，仿佛在说“爸爸说得对”。那样的眼神深深触动了我，让我发抖。

我不安地摸着莉莉的头，说：“我对天发誓，我们很快就可

以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

莉莉不怎么相信地笑了。艾力克还想说点什么，但我狠狠瞪了他一眼，他识趣地闭上嘴巴，大概能从我严厉的眼神里看到塞炸药的那个想象吧。我又紧紧抱了抱莉莉，走过露台*进屋。我大大吸了口气，叫了出租车去机场。

此时我还不知道，要实现对莉莉的承诺有多么困难。

* 情圣卡萨诺瓦的回忆：在我第一百一十三次转世成蚂蚁后，曾随同大队蚁兵前往地面。我们本该遵循蚁后的命令，把我方的这块区域探索一遍，就在那个炽热的日子里，正当我们在被炙烤的岩石上行进时，太阳几近被屏蔽忽然没了光亮。我朝天空瞥了一眼，只见一个女人趿拉着凉鞋，鞋底毫不留情地向我们压下来。那情景就像天空忽然落上头顶，我当时心想：“就是有人不看路，害我又得死一次。”

2

排在惨事排行榜第四名的，是我在机场洗手间望见镜中自己的那一眼。

那一刻的惨并不在于我再度观察到三十二岁的自己鱼尾纹非常多，也不在于我那干枯的头发坚持不肯服帖就范。这些只

要在颁奖典礼前两小时请造型师罗蕾帮我打理一下就能摆平。那一刻的最悲惨之处，在于我心头挂念着的竟然是“不知道丹尼尔·柯恩会不会觉得我好看”。

丹尼尔也入围了“时事节目最佳主持人”单元。他发色深，人极帅，散发出天生的魅力，跟国内大多数男主持人截然不同。丹尼尔很清楚自己对女人的吸引力，也善于利用此优势。每次我跟他在媒体派对上相遇，他总是深深凝视我的双眼，说道：“我愿意离开其他女人，只求与你相伴。”

当然了，这句话就跟说“南极有粉红色的大象”的鬼话差不多，但我仍暗暗希望他的话有那么一点点是真的。不过，我也梦想着能够得奖，证明自己的能力凌驾于他之上，然后带着胜利的微笑经过他的办公桌旁，晚上再跟他去饭店开房间共度狂野春宵，干柴烈火缠绵数小时，直到饭店经理重重敲门，告知隔壁房间的摇滚乐团抱怨我们太吵了。

然而我心底有个声音则怨恨有这些想法的自己。要是我真的跟丹尼尔上了床，媒体绝对会捕捉到风声，艾力克会跟我离婚，而我这个不称职的妈妈肯定让小莉莉心碎，渴望跟丹尼尔上床的念想让我的良心极度不安，使我在后来的二十年都不敢正视镜中自己的脸。

我迅速洗了手，走出洗手间来到登机口。班尼迪克·卡斯顿脸上仿佛写着“宝贝，今天会是我们的大日子”，兴高采烈地向我打招呼，捏了捏我的双颊。

这位身上总穿最高档衣服のカ斯顿先生，是我的主管，也是我人生的照明灯。他可说是我的尤达大师，但比尤达更能言善辩。是他在柏林广播电台发掘了我，认定我是可造之材。我毕业后就在电台工作，不过当时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某个星期天早晨，电台主持人没来上班（他前一晚游遍各大夜店，对门口的土耳其保镖发表对方母亲其实是只淫荡母狗的理论），我必须替那个讨人厌的家伙代班，生平第一次说出“现在是六点整，各位听众早安”。从那一刻起我就着了迷，爱上了“录音中”指示灯亮起那一刻肾上腺素激增的感觉。我找到了人生目标！

卡斯頓观察了我的工作几个月，最后找上我，说“你的声音是我听过最动人的”，并让我进了德国最著名的电视台工作。他教导我如何面对摄像机镜头，还让我学到了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点：如何挤掉竞争对手。幸亏有他的领导，我战无不克，并得到“辣手无情女”的封号。如果这个代价能让我活出命中注定的幸福，那么我乐意付出。

“对，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我苦笑着对卡斯頓说。他凝视着我，说：“亲爱的，有什么不对劲吗？”既然不能回答“噢，我想跟对手丹尼尔·柯恩上床”，我只得说：“没事，我很好。”

“你不必掩饰，我很清楚是什么事。”他说。

我大感惊慌：难道他知道我跟丹尼尔·柯恩的事？他在大使馆的招待会上看到丹尼尔跟我调情？也看到我当时脸红得跟那个在演唱会舞台上被罗比·威廉斯抱起来的女人一样？

卡斯顿了：“换成是我，也会很兴奋的。获得电视奖提名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我舒了口气，顿感轻松，原来跟丹尼尔无关。我立刻又咽了咽口水。确实极度紧张，整个早上因为对莉莉心感愧疚而忽略了这回事，现在这股紧张感又涌了上来：我能赢得今晚的大奖吗？每一台摄像机都会捕捉到我绽放出的胜利微笑吗？抑或明天的周日报纸上只会说我是“稍显丰腴的输家，但大腿显然过胖”？

我又紧张得想咬指甲，手举到唇边，终于在最后一秒钟遏止了冲动。

抵达科隆，我们住进君悦饭店，所有入围者都住在这家高级饭店里。我进房后就倒在软绵绵的床上，以每十分之一秒就换一个频道的频率切换电视，最后停在付费频道，自问：“到底有谁会花上二十二欧元看一部叫《为精而舞》的色情片啊？”

我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多浪费脑细胞，转而来到饭店大厅，想找杯味道有点像鱼汤的中国安神茶来喝。

大厅里有人弹起了理查德·克莱德曼那甜腻腻的钢琴曲，我不禁想象着这个琴师跟我在某个乡村酒吧偶遇，他弹奏他的乐曲，我则是成立“林奇黑帮”乐队。

就在我想象着跟队员们驰骋于道奇城、正要好好教训这琴师一顿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丹尼尔·柯恩！

他正在接待柜台办理入住手续。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一方面希望他能看到我，另一方面还祈祷他坐到我身边来，但我心

里还有一个“自己”反问：该如何让前两个疯狂、讨厌又将破坏我美好人生的“自己”永远闭嘴？

结果丹尼尔真的看到了我，还对我微笑。我心底那个如愿的自己跳起了狂喜之舞，像摩登原始人那样尖叫出声“呀吧呀吧唧”。

“嗨，金！”丹尼尔走向我，亲切地打招呼，在我这桌坐下。我心底这么祈求的那个自己抓住了另一个自己，合声高唱：“噢，快乐时光！”

第三个自己本想发言抗议，却被另外两个联手抓住，捂住了嘴，恶言相向：“闭上你那张嘴，你只会破坏气氛！”

“今晚的事让你很紧张吗？”丹尼尔问。我连忙掩饰，尽量想用一个妙语作答。漫长的几秒钟过后，我开口说“没有”，同时不得不暗自承认这个回答实在不够妙。

丹尼尔并未就此放弃。“你实在没必要紧张，因为你一定会得奖的。”他显得那么迷人，我差点相信他是真心的——怎么可能！他当然觉得获奖的会是他自己。

“如果你真得奖了，我们一定要去喝一杯庆祝。”他接着说。

“那还用说。”我即刻回应。这个回答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至少我把那四个有意义的字排列在一起了，沾到一点“沉着”的边。

“如果得奖的是我，我们也会去喝一杯吗？”丹尼尔问。

“当然啦。”我不惧回答，声音却有些发颤。